

念想

□肖曙光

一大早,我被春月嫂堵在屋里。她东看看,西瞧瞧,弄得我一脸的懵懂。

有事吗?我问。

她不吭声,眼睛在屋里滴溜溜地转,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春月嫂曾是村里的贫困户。婆婆瘫痪在床,两个孩子上大学,一家人的收入全靠丈夫编织竹器卖钱。由于销路不畅,竹器卖不出去,生活陷于窘困。

为了帮春月嫂家打开竹器的销路,我试着在网上发了几张竹器的照片,结果受到不少网友的青睐,萌生了让她开网店的想法。网上能售卖竹器?春月嫂哪里肯信,以为是逗她玩。我把自己的电脑搬到她家里,耐心教她学习网络销售技术。春月嫂文化程度低,对网络一窍不通。我常常讲得口干舌燥,她还是一面茫然。

看见我打好包的行李,春月嫂很诧异,你真要走呀?

我点点头,任期到了,要回去了。

哎呀,我真笨,刚知道你要走的消息。春月嫂自责道,差点误会了事。

误什么事呀?我很疑惑。

没等我明白过来,春月嫂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,细细把玩着。

一个茶杯有啥看的?

陶瓷的茶杯有些旧了,杯口的釉脱落了一些。茶杯是当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单位奖励的。虽然用了些年头,但我一直舍不得扔。

茶杯帮了不少忙呢。春月嫂一边摩挲着茶杯,一边说。

帮啥忙了?我问。

为了教会我,你费尽口舌,硬是让我这个木瓜脑袋开了窍。春月嫂感叹道,害得你每回都要喝掉五六杯水。你

说,它能不帮了忙?

我笑了,照你这么说,它还真帮了忙。你让我费了不少劲。

怎么不是。不过,这些都值得啊。我说。

是哩。春月嫂说,如今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,赚外国人钱呢。现在不但我家的生活好了,村里的日子也越红火。

昔日的穷山沟,变成了城里人眼中的金窝窝。我想起三年前,从畜牧局来村里担任第一书记的情景。那天,送我的车子开到村口,陷进一个泥坑里。村道凹凸不平,坑坑洼洼,满是泥泞。

我进村找人帮忙想把车子推出来,人来了一大帮,却没有一个人动手,都站在一旁,默默地看着我焦急上火。

后来才知道,村民们对扶贫工作很冷漠,先前的两个

扶贫干部,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,转个圈就走了,连个屁也没留下。村里依旧还是旧模样。

扶贫工作哪能走过场!一千多个日夜夜,我像颗螺丝钉铆在这里:自来水通了;绿色生态果园建起来了;蔬菜基地投产了;宽敞笔直的村道,联通了省道……

我微微叹了口气,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就要离开这里。尽管有些不舍,但毕竟是要回去的,一会儿就有车来接我。

春月嫂手里握着茶杯,说,这个茶杯一定要借给我。

我猛然醒悟,难怪这几天陆续有人来找我借东西,原来他们早有预谋。早几天,张君逸拄着拐棍来借教案。张君逸因车祸致残。我帮助他申请银行无息贷款,办起了养鸡场。由于不懂技术,发生了几次鸡瘟。我认真备了课,给他和村里几位养殖户上课,提高

他们的养殖技能。张君逸借教案的理由:教案是我一笔一画写上的,上面有我的笔迹。

昨天,张小五来借支毛笔。张小五父亲因病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,他跟着奶奶生活。年迈的奶奶没钱供他上学,眼看就要辍学,在我的资助下,他得以继续学业。他情绪低落时,我用毛笔写些鼓励他克服困难的条幅送给他。他向我借毛笔,我还以为他想练习字,又给了他一些宣纸,但张小五只要了那支毛笔,他说,毛笔上有我的温度。

你们为啥要向我借东西?我不解地问。

这个呀,春月嫂晃了晃手里的茶杯,轻声说道,你要走了,这是留给我们最好的念想。

一刹那,我的视线模糊了,一双脚迈不开步子,就好像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泥土里。

庞,大惑不解。

“我们校长引进了你们公司的产品。”儿子倒苦水般,一口气把事情经过说了出来,“现在我们上课都有摄像头记录着,谁上课说话、开小差、玩笔、吃零食都会被拍下来,然后统计出来整理成报表上报给教务处……”

说着,儿子从书包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。阿明低头细瞧,原来是张孩子在学校的表現数据表。上面清楚地列明了孩子在学校的所有动向:上课聊天十次、每天上厕所十次、打架两次、上课睡觉五次……

“还有隐私和人权吗?”孩子突然朝他吼道,“太可怕了,科技真是个可怕的东西!如果我们班的同学生知道设计这款软件的人是我爸,肯定都不会再和我做朋友了。”儿子委屈地哭了起来,泪珠不时从眼眶里滑落。

阿明不知该如何安抚孩子。

趿拉着拖鞋、穿着睡衣的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,支开孩子,笑着迎接阿明,说道:“小孩子不懂事,天天吵着要跟你打电话联系,我怕打扰你工作就一直没跟你说。其实我倒认为你设计的数据监控软件非常好!太强大了!科技可真是个好东西啊!”

“怎么到你这里,就成了好科技呢?”阿明呆呆地盯着妻子。

“透明!公平!”妻子乐了,掏出手机来,道:“我刚看了眼手机后台追踪数据,就知道你快要到家了,所以我提前热好了饭菜。还有,你之前的轨迹我也能轻松掌握,瞧,公司跟家里两点一线的距离,在公司的时间比家里还要长,证明你工作多勤奋呀,好好加油,开发更多的软件,赚更多的钱回来,等着,我去开瓶酒庆祝下……”

妻子一转身,又朝厨房走去。阿明呆在原地,脑子有些混乱。没一会儿,他突然拿出手机,轻点开隐蔽的手机界面,之前他曾在妻子的手机中植入过一个测试软件,一直没有打开过。

刷着刷着,阿明捧着手机的手突然有些颤抖,心里咯噔一下,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深挖下去。

妻子手机后台反馈的数据显示,最近一个月,妻子跟隔壁老王的手机账号互动频率极高,且大多是她不在家的时段。

慢条斯理,慢得让人惶恐不安。

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,一切还是来了。又是凌晨三

点钟,又是同样的脚步声,虽然蹑足潜踪,但声音清晰可辨,一步一步,离房门越来越近,感觉似乎挨着门了。媚儿屏住呼吸,心如鹿撞,四肢抽紧,寒毛乍竖。

声音或许可以震慑小偷。已经无路可退的媚儿豁出去了,装作勇敢泼辣敢于拼命的样子,带着颤音大喝一声:“谁?”

楼道里脚步乱响,慌乱中

有煤球灶倒下的哐当声。

媚儿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隙,大声呼喊救命。

半夜的呼喊能传出很远,估计三里外都能听得到。

可是四周静悄悄的,急切的呼喊居然没有搅起一丝丝纹。

求助不能,媚儿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。黑暗中,她摸索着找到靠在墙角的扁担,紧握在手中。

静默,还是静默。除了闹钟的滴答声,媚儿能听到的只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声和怦怦的心跳声。她担心这样耗下去,只怕自己会虚脱。她得自救!

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媚儿晃晃手中壮胆的扁担,摸索着来到门边,喘息变得更加急促,手心的汗水让扁担变得滑溜溜的。

就在媚儿鼓足勇气,准备开门冲出去的一瞬间,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。媚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魂飞魄散,刚伸出去的手如触电般缩了回来,心蹦跳到嗓子眼里了。这贼人也忒胆大了吧,竟敢敲门进屋,偷盗不成改抢劫了?

媚儿用后背紧紧顶住木门,汗水流满脸颊。

“王老师您别怕,我是村支书。我们本想暗中保护您的,不小心惊扰到您了。”外面的人停了一下,接着说:“前天派出所来通知,说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杀人后逃进我镇山区,大家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您,却又不放心您一个人住在这,于是商量好每晚安排两个人来保护您哩。”

媚儿一屁股瘫坐在地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一股暖流似乎更加什么时候都刺耳,节奏似乎更加



山村冬雪

□汤青 摄

龟痴

□海华

快……扶我去海边!躺在病床上的钟海突然发声。

儿子一愣,去海边?

你疯啦?病成这样,去做甚?老伴劝道。

钟海爬起身,谁疯啦?去等海龟。

等海龟?谁都叫你“龟痴”,还嫌不够丢人?老伴和儿子好说歹说。

钟海火了,去见恩人,谁拦我跟谁急!

无奈,老伴和儿子用轮椅把钟海往海边推去……

去看热闹的村民纳闷了:“龟痴”又唱哪一出?

钟海见村民越聚越多,顿时来了精神,我年轻时有回出海打紫菜,触礁船翻,多亏被一只海龟救上岸。几十年来,我一直在找它,村里有人出海捕到海龟,我都掏钱买下放生。

傻!好些人嬉笑。

是呀。一村民插话,往年夏夜,许多海龟从大亚湾畔的海龟湾上岸产卵,有些人去挖海龟蛋,捕杀海龟,海龟去劝阻,那些人骂他是“龟痴”,有一晚还打伤了他。后来,他又去镇里建议设立海龟保护区。

有人点头,有人摇头。

钟海喘了一口气,你们别不信,我虽找不着那只海龟,但常在梦里陪它唠嗑,它说过得不好,我老担心它。昨晚又梦见它,说今天来看我,一会儿准来。

瞎扯!不少人窃笑。

没多久,忽见一团黑影从海上飘来,近了,果真是一只海龟气息奄奄地爬上海滩。

神了!村民哗然。

钟海挪近一瞅,海龟右肩缺了一角,伤痕累累,一脸憔悴……钟海哽咽着说,那年就是你救了我呀。少顷,他见它嘴里塞满异物,便轻轻一抠,一拉,竟发现是一只塑料袋……

海龟显然也认出了钟海,它含着泪,表情痛苦地朝他直点头……

钟海猛地抱着海龟,声泪俱下,求求你们……救救它吧!

阿明在一家大企业里负责网站后台管理,他就兢兢业业地整理着公司的网站、论坛、各个公众号、小程序,晚上回到家中还忙着编程,为公司研发一款新的软件。

没多久,他的软件开发出来了。不知道效果如何,他先放在企业的公众号后台里小试牛刀。过了一个月,后台数据报告输出,阿明欣喜地捧着报表去向老总汇报。

“瞧,这第一项是浏览量。”阿明边解释边指着报表,“第二项是转发率,还有每个人的留言明细、点赞频率……”

老总边听边满意地点头。

“非常棒,这样就一目了然啦。”老总赞道,“以后看谁还敢偷懒,谁敢阳奉阴违!”老总咬牙切齿地阴阳怪气地笑了,以前让下属多转发多关注自家公号的消息,有些人口头答应,心里却不当回事;有些人则弄虚作假,甚至花钱找人刷榜。

老总把阿明整理出来的报表,一股脑全发到了企业聊天群里,表扬了那些积极上进的下属,重点批评那些阳奉阴违之辈。

“当一个合格的员工,首先得爱岗爱公司,从爱自家的公众号和网站开始,不转不是自家的人!从今天开始,谁再说一套做一套,这软件都能查出来。”老总得意地说道,“我还打算将监测软件扩展到考勤打卡等各项目业务指标里。你们都得小心点!”

同事们都很死阿明了,可老总十分欣赏他,不单给他升职加薪,还命他全力开发此软件,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,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。阿明领命,立马成立了开发小组,夜以继日,连续开发出各种新式的数据监控应用软件,随即投放到市场,获得巨大的成功。

几个月后,老总赚得盆满钵满,给阿明放了一星期的长假,让他好好休息。入夜,阿明拖着疲惫的步履回到家中。

一进门,许久没见的儿子就猛地扑上来。要知道,阿明之前早出晚归,出门前儿子没起床,回来时儿子已睡觉,已经很久没跟儿子打照面。阿明抚摸着儿子的额头,爱怜地望着孩子,本以为会是父子亲热一番的场景,谁知儿子却劈头盖脸地说道:“爸,你能修改下你们公司的那个数据软件吗?”

阿明望着儿子天真的脸

凌晨两点多钟,和衣上床的媚儿依然睡不着。今晚不知道那恐怖的脚步声是否还会出现,她心里鼓一样难以平静。

连续两个晚上,每当万籁俱寂,木屋二楼的楼道里,便会响起诡异的脚步声。第一个晚上,不信鬼神的媚儿把它臆想为幻觉,或者是猫儿在调皮捣蛋,或者是清风乱敲窗。但第二个晚上再次出现后,媚儿就坚信不是什么幻觉了,她认为十有八九是梁上君子发出来的。媚儿越想越害怕,真后悔放学后没有去三里外的村子里借宿。

来这里支教有一个月了,媚儿喜欢上了这些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。她决心以此为家,在这民风淳朴的山村里安心工作。可这连续两晚的脚步声,不禁让她想起临行前同学们的善意提醒:在偏远落后的山区里,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,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
宿舍里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偷,关键是心太受虐。谁能保证,这夜半魅影不入室,不变态,只是要钱不要命!世上最不可揣测的是人性。电影电视中的暴力和凶杀镜头,在媚儿脑海中不断闪现。

媚儿不敢开灯,睁着双眼定定地凝视着黑魆魆的蚊帐顶,既深感害怕,却又似乎在等待脚步声的再次出现。这种等待是最痛苦的煎熬。如果只是野兽光顾,她倒不担心,因为学校的木屋足够牢固。

媚儿怕的是人!来支教之前,媚儿从没脱离开妈妈的怀抱,妈妈用羽翼为她遮挡着风风雨雨。特别是父亲病逝后,妈妈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她的身上,让她从未惊慌受怕。如今在这个偏远的大山里,这个寝不成寐的深夜,衾影独对的媚儿是如此地想念妈妈。

小偷踩点两个晚上了,今晚会不会下手啊?如果小偷进来了,自己该怎么办?媚儿设想着脚步声再次出现的应对办法。她此刻最盼望的,就是太阳早点出来。只要天亮,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,贼人也会放弃他的行动。

床头柜上闹钟的嘀嗒声比什么时候都刺耳,节奏似乎更加

一大早,我被春月嫂堵在屋里。她东看看,西瞧瞧,弄得我一脸的懵懂。

有事吗?我问。

她不吭声,眼睛在屋里滴溜溜地转,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春月嫂曾是村里的贫困户。

婆婆瘫痪在床,两个孩子上大学,一家人的收入全靠丈夫。

丈夫编织竹器卖钱。

由于销路不畅,竹器卖不出去,生活陷于窘困。

为了帮春月嫂家打开竹器的销路,我试着在网上发了几张竹器的照片,结果受到不少网友的青睐,萌生了让她开网店的想法。

网上能售卖竹器?春月嫂哪里肯信,以为是逗她玩。

我把自己的电脑搬到她家里,耐心教她学习网络销售技术。

春月嫂文化程度低,对网络一窍不通。